



——钟华农

■编者按:在南京雨花台功德园的红星园里,长眠着唐亮、杜平、饶子健、刘飞、刘先胜、聂凤智等百余位开国将军和老红军。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,都堪称一部壮丽的史诗,其中的篇章,既有战争年代的叱咤风云,也有和平年代的柔情大爱。《发现》周刊联合《铁军》杂志、雨花台功德园共同推出“红星园·将星闪耀”系列,一一为您介绍他们的传奇故事。



钟华农(1913~1955):江西瑞金人。1929年12月,参加游击队。1930年3月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。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。参加了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斗、五次反“围剿”和长征。1937年调抗大第二期学习。同年10月,任八路军总兵站政治处宣传股长。1939年任冀中军区九分区主力十八团政治委员。1942年调晋察冀分局党校高级班学习。1943年转延安中央党校第二部十一支部学习。1947年1月起,先后任冀中军区独立第八旅政治委员、二纵第六旅政治委员、67军第200师政治委员。1950年10月,任67军政治部主任(兼军党委副书记)。1951年6月,入朝作战,先后任67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,军代理政治委员。1954年底从朝鲜回国。不久,奉命赴南京参加会议。1955年1月8日病逝,安葬于南京雨花台功德园。

## 钟华农参与指挥的67军在朝鲜战场上歼敌最多

抗美援朝时期留影



1954年12月,唐山,7岁的小男孩钟毅见到了刚从朝鲜战场回国的父亲钟华农。虽说有半个月的休假,但父亲仍旧每天忙于工作,不仅没有时间和他玩,他还因为调皮捣蛋挨了父亲的一顿揍。“爸爸是左撇子,怕打坏我,只往我的屁股上打,甚至打断了手腕上的表带。”钟毅对那半个月的相处记忆犹新。

没多久,父亲奉命前往南京华东军区开会,没想到,这一去就成了永别。因为积劳成疾引发心肌梗死,钟华农在工作岗位上骤然离世。

□现代快报记者 郑文静

### 我的父亲母亲

钟华农去世时,钟毅还不足8岁,妹妹们更小。因为父亲一直在前线,几乎没有跟子女们在一起生活过多少时间,子女对他的记忆不多,但每一段都弥足珍贵。而因为父亲过早离世,母亲独自养育子女,更是特别不容易。面对记者,钟毅展开了这样的自述——



1954年和妻子张化四合影



钟华农生前最后一张全家福,当时最小的女儿尚未出生

### 记忆中的父亲 把我的铅笔画贴满朝鲜战场的坑道

小时候,我喜欢画画,曾参加天津市儿童画展并获奖,爸爸很高兴,就让妈妈定期寄画去朝鲜战场给他。后来听爸爸的老战友说,爸爸把我的画贴满了他的整个坑道,还整天“逼”着战友们去看。以至于后来爸爸的很多老战友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会说:“嗨,原来你就是那个画画的小子。”

1954年底,爸爸从朝鲜战场回国,跟妈妈和我们在唐山住了半个月。虽说是休假,但爸爸每天还是在工作。

那时候,我正是“鸡狗嫌”的年纪,特别调皮。有一天不记得是因为什么事爸爸把我揍了一顿,把手表的表带都打断了。不过他也知道孩子不能乱打,所以只打了我的屁股。打的时候我还能哭,越哭越打,因为爸爸觉得男孩哭没出息。

不久,爸爸奉命去南京开会,很突然的,就在南京去世了。医生

说是因为长期没有好好休息,积劳成疾。

爸爸走得过早,没来得及留下什么文字,照片也很少。他的老战友们感慨说,爸爸从1929年参加革命到1955年去世,经历和参加了我党历史上各时期所有的重要战争,所有的苦都吃了。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、大家觉得和平终于到来、可以过和平日子的时候,他却不幸去世了。爸爸是在全部战争结束后最早去世的军一级老同志。

后来,作为爸爸至交的梁达三将军曾无限感慨地说:“钟华农的英年早逝,未能活到授‘将军衔’就突然去世,实在太可惜了。他是瑞金籍的长征干部中,文化基础最高,知识面最广,最努力学习,最有远见,最有发展前途,最是志气、勇气、才气、正气兼备和最得上下左右及各界赞赏的身经百战的、智慧型的年轻将领。他的英年早逝,使祖国少了一栋梁。”

### 记忆中的母亲 革命时取的化名陪伴她一生

我们的妈妈张化四,1937年底参加革命。

当时,她和另外三个女党员在县里特别有名,日本鬼子和汉奸到处抓,没有办法,她们就一起改了名字,一律姓张,中间的字取“化”,意为“化名”,并按年龄排序,我妈妈年龄最小,排在第四,从此就叫了张化四。这个名字一直伴随她到去世,真实名字反而没几个人知道了。

妈妈是个非常刚毅、正派、爽直、血性之人,很像爸爸。爸爸去

世后,组织上问妈妈有没有什么要求,妈妈坚定地回答说没有,并独自一个人带着我们兄妹四人生活,从未因此耽误和影响工作,是我们生活和成长的靠山。爸爸的老战友一直对我们家特别爱护照顾,但妈妈谢绝了他们的善意,从不麻烦他们。

后来,我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,爸爸的老战友请我吃饭,说我有志气,像我爸爸,是个“小钟华农”。那时候,我想妈妈的心里是欣慰的。



入朝作战时,与朝鲜人民军的合影(右七为钟华农)

### 幼时家境贫寒,全家供他一人念书

1913年9月,江西瑞金九堡枫下村的一对贫苦夫妇,生下了他们的第九个孩子,原本就窘迫的家境变得更为艰难。为了改变家庭的命运,父亲、母亲、两个姐姐、六个哥哥,决定共同出力,一起供年纪最小的老九去念书。这个被寄予了厚望的孩子,就是钟华农。

在全家人的努力下,9岁的钟华农进入了当地的公办小学,勤奋读书,为家人争光。但是因为家境艰难,只读了一年就不得不辍学了。

钟华农13岁时,父亲去世。为了完成父亲临终的遗愿,大哥和姐夫不顾家中其他人的反对,坚持将他送到瑞金九堡崇德完小读书。16岁那年,钟华农从完小毕业,以优异成绩考入瑞金城里的绵江初中读书。但因为交不起伙食费,不到三个月就再次辍学。

1929年年底,钟华农参加了由钟汉杰等领导的游击队。第二年春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,调到县少先队队部任干事。1932年1月,担任少先队八团二连指导员。9月,八团编入了红军第三军团,钟华农任第三军团第五军第二师特务连副指导员。同年,正式转为中共党员。

1930年至1935年期间,钟华农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“围剿”、长征和直罗镇战役。

### 开国大典受阅的陆军方阵,有他的部队

1936年初,钟华农随部队东渡黄河,率领一部分人在晋南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政策。5、6月间,

克,冲向我军阵地。同时130余架敌机向我军阵地疯狂轰炸扫射。

钟华农早有准备,他参与指挥的67军利用有利地形和坑道,白天防守,夜里反击。随步兵作战的轻炮手们,扛着无后座力炮和火箭筒,对着敌人的坦克猛射,一枚枚破甲弹和火箭弹击中目标,美国坦克燃烧时的黑烟笼罩了整个战场。从10月13日到15日,67军在激战中歼灭美军1.7万余人,平均每天歼敌近5700人,“创造了朝鲜战争志愿军日平均杀敌最高纪录”。

对于此次战役,美国战史记载:“中国炮兵像这样有组织地进行射击,还是战争以来第一次。”美军官兵则更加恐惧,称志愿军的防御阵地为“一道不可逾越的死亡深渊”。

### 积劳成疾,从朝鲜战场回来骤然离世

1953年6月21日,在彭德怀亲自主持下,志愿军司令部作战会议决定立即在全线发起第三次反击。

7月13日夜,志愿军的1094门大炮在一片沉寂中突然爆发,划亮了朝鲜的夜空。不到半小时,敌方三个师的阵地上被倾泻了1900多吨炮弹。

这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炮击,也是志愿军头一次占据了战役地面火力优势。

英勇的第67军等5个军,只用一个小时就将敌军阵地冲得七零八落。

到14日晚,敌军四个师遭到毁灭性打击。21个小时内,志愿军在“联合国军”构建两年之久的现代化防御阵地内推进了9.5公里,创下了朝鲜战争中“阵地战阶段日推进的最高纪录”。

钟华农参与领导的第67军等5个军,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一战的决定性胜利。

1954年底,钟华农从朝鲜回国。在唐山与妻子儿女见面,和家人一起住了半个月。随后奉命赴南京(华东军区)参加会议。1955年1月8日,在参加开会的第一天晚上,因大面积心肌梗死,骤然离世。

钟华农去世后,陈毅、聂荣臻等发来唁电。聂荣臻、杨成武等老首长,生前好友梁达三将军、方之中将军、谢胜坤将军、宋玉林将军、钟发生将军、齐威将军等怀着悲痛,亲送钟华农的灵柩至南京雨花台安葬。

西进甘肃,奉命牵制七营(注:地名)之敌,掩护主力西进与二、四方面军会合。

1937年,西安事变后,钟华农调抗大第二期学习。同年7、8月间于劳山毕业后调回延安。10月,组建八路军总兵站,任兵站政治处宣传股长。

1939年9月,他出任冀中军区九分区主力十八团政治委员。1943年转入延安中央党校第二部十一支部学习。1947年1月起,钟华农先后任冀中军区独立第八旅政治委员、二纵第六旅政治委员、67军第200师政治委员。1948年到1949年,参加了三大战役。

1949年,开国大典前夕,67军奉命组成受阅部队陆军方阵。以该军199师为主,200师为辅,钟华农担任了受阅部队政委,圆满完成了受阅任务,这才有了开国大典上英姿飒爽的陆军方阵。1950年10月,钟华农任67军政治部主任(兼军党委副书记)。

### 率67军入朝,创造日平均杀敌最高纪录

1951年6月19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第67军,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7军,第三批入朝参战。

钟华农参与领导指挥的67军先后参加了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、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、1953年夏季反击作战等战斗和战役。期间,钟华农先后任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,军代理政治委员。

1951年10月13日,第67军奉命接替第27军阵地,就在刚刚完成接防任务的时候,疯狂的美军就来了个“坦克楔入战”,企图用坦克劈开志愿军部队的防御阵地。美军步兵随着280余辆坦